



小寒不寒，感恩流年安暖

何志平

香港前幾日天氣尚暖，昨兒忽而一夜入冬。敲擊鍵盤的手，愈來愈冷；擱在地板上的雙腳，儘管套着厚襪子，也愈來愈涼。二〇二六年第一波強冷空氣已然攜風帶雨，自北向南席捲而來，為接下來小寒的到來拉開寒意十足的序幕。

小寒，是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中倒數第二個節氣，過了小寒，就是大寒，過完年，就該立春了。此時，日曆已走入新的一元，卻尚未進入農曆新年，喻示一年裏最寒冷日子的開始，正處「三九」之時，其之寒尤甚大寒。南宋大詩人陸游寫到：「晴窗氣殊濁，黃昏月尚明。忽吹微雨過，便覺小寒生」。生在南方的人，最能體會這陰雨苦處了，濕冷宛若魔法師的持續魔法攻擊，絲絲入扣，不可捉摸，亦無處可逃，人們就在腳尖點地都能感受到的微骨寒意中走向了小寒。

與小寒相伴相生的莫過於蠟梅。蠟梅又名雪中花，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開放，比普通梅花的花期要早兩個月左右，是小寒節氣第一候花信。都道極寒催得幽香，蠟梅香氣堪稱冬日嗅覺的奇跡。但我真正領略蠟梅的芬芳，還是今年元旦前夕。那日偶在北京香山遊走，遠遠便有一股獨特香味撲鼻而來。走近只見金黃蠟梅次第綻放，小小的花瓣挨挨擠擠簇擁在枝頭，黃的澄澈，花蕊處又暈着一抹淺紅，給寒冷冬日平添幾分嬌俏與靈動之美。一直以為蠟梅是暗香，待看到大片大朵的梅花林，才知那是幾度苦寒凝就的濃香冷冽，經歷霜雪寒意侵襲時間愈久，內部積蓄芳香愈為醇厚，最終釋放的香氣亦愈加沁人心脾、馥郁持久，經得起歲月沉淪與時間洗禮。

自古以來，蠟梅冷香便被文人墨客賦予深刻的精神內涵。宋代林逋名句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，後世雖多用於詠梅，但其實為描寫蠟梅的香氣特徵。蠟梅自帶孤傲清冷的香氣意象，又透露出一種決絕清高與不容褻瀆的雅緻，成為世人標榜氣節的絕佳載體。禪宗文化的解讀亦更為深邃，不僅在寺院常植蠟梅，取其含香醒腦之意，更有唐代黃檗禪師之禪宗詩偈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」闡釋修行需歷經磨難的佛學理念，強調人不受磨礪、不能超脫，只有超越物質束縛，方能追求更高層次的人生。亦即天要助你，必先磨你，一個人能承受多大痛苦，就能配得上多大的成就、迎來多厚的福。

於是，在這樣的至寒至冷中，因為有了蠟梅，天地之間並不缺少美，亦不缺乏香，更不會讓人感到壓抑，而是充滿了清明之氣。因而古人在十二月份舉行祭祀眾神的臘祭，也是十二月被稱為臘月的由來。小寒作為農曆年曆軸之月的節氣，一入小寒，年的腳步便以倒計時的姿態悄然臨近，故又寓意意味、堅強和勇敢、希望和春天、節儉和勤勞、團結和互助、健康和養生、智慧和創新、感恩和奉獻等。

小寒臘祭，源自古代民間傳統祭祀文化之「歲終之祭」，是冬季報答神靈為人類提供豐富衣食來源的重要祭祀，被固定在冬至後第三個戌日，先秦時期業已形成。臘祭的對象則是列祖列宗以及五位家神，一般以捕獲的動物獻祭，周代稱之為臘祭，又因跟肉品有關寫作臘祭，到漢代正式定名為臘祭。其與佛教「臘八節」，在名稱上雖同有臘字，但節日內涵完全不同。

臘祭這一天，並不喝臘八粥，而是老少聚集，焚香燃燭，擺供美酒佳餚與過年節物，以隆重儀式表示：一是感恩祖宗先輩，血脈親情割不斷，表達對祖先根源的敬仰與懷念；二是祭百神，感謝諸神一年來的賜予，祈年求福；三是百姓終年勞苦，此時農事已息，借此享受遊樂一番，亦有逐疫送瘟而迎春之義。從周代以後，臘祭習俗歷代沿習，從天子、諸侯到平民百姓，均不例外。

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中云「臘者，獵也，言田獵取獸，以祭祀其先祖也。或曰臘者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以報功也」。臘本義為「接」，歲末臘祭，取意新舊交接不忘本，新舊不單是指人才更迭輩出，更是指思想、方向、形勢和一個時代之始末，有風有雨是常態，風雨兼程是狀態，風雨無阻是心態。一年小寒時節，多是各國或企業、組織機構新舊班底有意或無意交替更迭之際，機遇與不確定性同在，吾輩只能安於一隅，允執厥中，沉心靜氣。

縱然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中曰：「天道平分，與善徒云。賢而餓死，盜且聚群。吉凶倚伏，報施糾紛。子罕言命，得自前聞。嗟彼素士，不附青雲。」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，吉凶依附和善惡報應從沒規律可言，天地從不刻意以仁德立心。想那歷史長河，成千上萬忠賢烈士、史家名流，多有懷才不遇、生不逢時或屈辱不得志者，也只能為其嘆氣而已，「時也，運也，命也，

非吾之所能也」。此刻惟願在這歲回律轉、新元肇啟之轉接時刻，以無盡感恩之心，向那些櫛風沐雨仍埋頭奮鬥、砥礪前行，甚至寂寂無名、默默奉獻犧牲，以及備受誤解委屈卻不言敗，依然負重趕超的大人物、小人物，有名、無名人士，深鞠一大禮。

香江吾鄉，一個在裂痕中看見光、在重壓下迸發驚人力量的地方，我們要永遠吃水不忘打井人，牢記祖輩前人乃至不盡的無名英烈；始終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，更要負明天的偉大夢想，續寫新的傳奇。有些東西雖然變了，但總有一些東西不會變，總有一股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、抖擻精神、熱烈向前。它來自於你，我，他，來自於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。

小寒不寒，流年安暖，這就是我們的香港。



▲2026年1月1日，香港東區海濱迎來新年第一縷晨光。 中通社

七日談

(香港篇)

周深：港風的味道刻在記憶裏

細述粵語歌曲的真情力量

作為首位在啟德體育園零點跨年的內地歌手，周深從2025年唱到2026年，用兩場盛大演唱會點燃香江夜空。演唱會落幕之後，他馬不停蹄現身媒體採訪間，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，大方分享跨年之旅中的滿滿驚喜與深切感動。面對大公報記者的三個追問，他細述粵語歌曲裏的真情力量，更俏皮袒露看到自己的形象遍布香港「海陸空」時「又尬又爽」的真實心情，率真個性圈粉無數，收穫滿屏讚賞與喜愛。

大公報記者 胡若璋

「深深的」巡迴演唱會已走過內地13座城市，每到一處，周深都會精心挑選城市限定曲目。此番來港開唱，挑選粵語歌曲的過程讓他犯了「幸福的難題」——值得演唱的經典之作實在太多。最終，《敢愛敢做》《獅子山下》《海闊天空》《祝福》《財神到》五首歌脫穎而出。「香港電視劇和電影陪伴了我的成長，港風的味道早已刻在記憶裏」，周深坦言，練習粵語串燒時，常常被歌詞中的力量打動到想哭，「經典歌曲本身的力量和感染力，無論哪一代人，哪怕是現在的「一〇後」們，聽到這樣的歌詞也會被感動」。儘管曾擔心自己粵語不夠標準，但演唱會現場歌迷們跟着《海闊天空》齊聲合唱的畫面，讓他瞬間收穫了「滿格電量」，周深大聲唱出「仍然自由自我，永遠高唱我歌……」

「被粵語歌的力量打動到想哭」

為了表達對城市和歌迷的愛，周深也會把巧思和心意融進歌單。此

番，在香港，他把內地家喻戶曉的《好運來》，改換成全球華人都愛的《財神到》，用自己的歌聲演繹粵語經典金曲。此外，在香港演唱偶像鄧麗君的《甜蜜蜜》《我只在乎你》等金曲，也讓人夢回華語歌聲飄向四海的流行音樂黃金時期。

數十年前，鄧麗君登上紅館開唱，從香港走向亞洲，走進全球華人心，成為幾代人心中的音樂記憶。時光流轉，如今，周深帶着同樣清澈婉轉的「天籟之音」而來，在啟德的舞台上唱響偶像的經典曲目。當《甜蜜蜜》的前奏響起，台下歌迷自發跟唱，粵語與普通話交織，跨越時代的濃情蜜意在場館內久久不散。

可以說，不同時代的偶像和音樂，和香港這座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有了各自的交匯之後，音樂的世界版圖也更加夯實。對於讚譽來襲，周深依舊有一些不確定和不自信在心底，但他會抓住每一個機會，表白感恩那些看見他、聽到他的歌迷們。

做EP，有希望的話一定去。大公報記者胡若璋攝



冀推出粵語EP

唱完香港場，又逢新一年，在歌唱方面，唱過近十種語言歌曲的周深，展現出極高的語言天賦，被問及新一年是否有推出粵語EP計劃時，周深秒變「俏皮擔當」，打趣道：「明天就出粵語EP！」笑言過後，他立馬回歸真誠：「其實我很想做，有希望的話一定去做。」

而談及香港之行的難忘瞬間，周深開啟情景演繹模式，還原腦海裏的「小劇場」：走到哪裏都能看到「深深的」大頭照，第一反應是「啊，好尷尬！」下一秒就忍不住「啊，好爽！」他也十分有心，借助維港為他揚帆的「鴨靈號」，祝福大家新一年順風順水、路路通。

不過，此次香港之行的意外收穫，莫過於一眾巨星前輩們的祝賀支持。「香港給我一個巨大驚喜，沒想到能獲得龍鳳、劉德華、張學友、李克勤、楊千嬅等很多前輩的鼓勵，有些甚至沒有過具體交流」，周深坦言自己向來怕麻煩別人，從不好意思主動尋求支持，這份突如其來的溫暖讓他倍感珍貴。「不僅是他們的經典作品在托舉你，更是這麼多人在努力想要托舉你，讓年輕歌手能被看到、聽到」，他感性表示，這份支持不屬於自己一人，更傳遞給所有內地歌手和年輕音樂人，讓大家堅信「好好唱歌就會被聽到」。「我會繼續好好唱歌的」。

◀周深演唱會現場。周深工作室供圖

歌迷：這場奔赴值得

「拿到港澳通行證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這場奔赴值得。」來自廣西的85後陳小姐笑着說，這是她第一次辦理港澳通行證，只為赴周深啟德跨年演唱會之約。

在跨年演唱會和元旦演唱會期間，香港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拎着行李箱，背着「深深的痛包」的內地歌迷們。陳小姐告訴記者，自己也曾是年少時聽着港樂金曲長大的「生米」，對香港的諸多嚮往，都停留在很多影

視畫面和粵語歌的旋律裏。「這一次，我們追着周深而來，在啟德體育園的燈海裏，聽他唱粵語歌，偶像的歌，英文歌，也看他依舊努力邀請更多的人聽他的《反代詞》……這種感覺讓我對香港有了新的記憶和情感觸角。」陳小姐感念，這或許也是內地歌手來港開演唱會的意義，他們一起讓廣東歌唱得更加澎湃有力，也讓更多中文歌變成歡歌熱曲。



舞劇《牡丹亭》：音樂與視覺交織 演繹纏綿夢境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郭悅盈報道：舞劇《牡丹亭》即將在今年三月來港，作為香港藝術節閉幕演出登場。此前在內地，這部作品已經引起熱烈回響——2025年4月在蘇州首演，門票一開售便瞬間售罄，巡迴場場爆滿，可見其口碑之盛。筆者近期受邀觀賞深圳場演出，才真正理解這股熱潮：舞台呈現細膩而富有層次，舞蹈、音樂與視覺設計交織出強烈的情感張力，令人全程沉浸於夢境般的舞台世界。

舞劇《牡丹亭》將湯顯祖原著55齣故事分為上下兩卷：上部為「夢卷」，下部為「畫卷」。相較於原著，舞劇版本並非以完整情節為首要目標，而是將原作綿長的故事壓縮為兩條清晰的情感線索。「夢卷」側重杜麗娘情感的覺醒與確認，「畫卷」則圍繞柳夢梅對情的執念與追尋。在這一結構下，原著的生死因果被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舞蹈的身體語言呈現夢境、相遇與情感張力。舞劇不再講述完整傳奇，而是通過凝練的場景與動作，提煉出《牡丹亭》中「情可越界」的精神，使生死之愛轉化為當代舞台上可感知的情感經驗。

該劇舞台以音樂播放作為背景，令人驚喜的是，原以為配樂會全部使用中國樂器，但上半場中加入了鋼琴，並佔據了相當篇幅，為舞台增添了現代感。原本作為下沉樂池的空間也被巧妙利用，改造成階梯，方便伴舞沿階梯登台。同時，舞台增設了延展台，專為雙人舞表演提供活動空間，並配合劇情需要設置特效，如煙霧或仿雪紙片。其中，煙霧時常伴隨長時間的浪漫雙人舞，以及伴舞集體沿階梯登台的段落，使整個場景充滿夢境般的氛圍。

在上部「夢卷」中的〈驚夢〉一幕，杜麗娘沉入睡夢，夢境由此展開，柳夢梅手持柳枝現身。二人沿舞台正前方的延伸台走動，肢體從試探性的接近逐漸轉為纏綿貼近，隨着鼓點節奏，動作層層堆疊，情感張力逐步加強。在煙霧迷蒙、光影流動的舞台上，雙人舞將夢境中的情感化為具體而有張力的身體表達。

在下部，「畫卷」中柳夢梅對畫中杜麗娘的情魂牽夢縈，翩躚舞步描繪書生的痴情；整個舞台以流動的水霧和光影營造氤氳氛圍，舞者曼舞其間。杜麗娘與柳夢梅的雙人舞將湯顯祖筆下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」的意境演繹出來，兩人的情感在舞台上得以重逢呈現。

演出結束時，主創謝幕次數高達五次，甚至在觀眾席燈光已亮之際，幕布仍被打開讓演員再次向觀眾致意。此起彼伏的掌聲與歡呼聲充滿整個劇場，久久不散。

舞將夢境中的情感化為具體而有張力的身體表達。

